

新 马 文 艺 丛 书

还乡愿

韦 晕 著



中 篇 小 说

新 加 坡 青 年 书 局 出 版

新马文艺丛书

还乡愿

韦 晕 著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

新马文艺丛书

还乡愿

韦 暈 著

青 年 书 局 印 行

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#02-27

新加坡180231邮区

2007年2月简体字初版

定价: S\$8.50

ISBN 981-05-7006-6

前记

在马来亚沦陷的一段悲苦日子里，新马文艺界虽然退潮，但文艺的火花在表面上是暗淡无光，实质上是更潜藏着一股热流。

我们虽然不是站在第一线作战，但在都市中心区，芭场里，文化据点，甚至巴刹里，娱乐场所……我们都是万众一心，成了鬼子们在政治线上的血管毒瘤。作为文艺工作的成员们，虽一时沉默，甚或一时受到侮辱，但都在沉默中埋藏着愤恨，终有一天会爆发开来。

天亮后，不少文艺战士都在沦陷时期收集多少血与泪结成的素材，预备写成日寇暴行实录的巨著；作为一个文工者，我自己也曾经根据收集好的素材写过一个不十分长的故事，而且定名为《绿狱篇》。

不过惆怅得很，这个长篇虽然由我一手写成，但亦由我一手焚去。果戈里在晚年，亲自焚烧了《死魂灵》的续篇是由于他自己的半疯狂，而我自己的焚毁了《绿狱篇》却是由于狂飚的时代。

可是鲁迅先生的“人感到寂寞时，会创作，一感到

干净时，即无创作”的思想老在我的心中作祟，在一九五四年度，又由于几个在我的创作史上永远是畏友的文友鼓励和刺激，那半熄灭的火种又重新燃烧起来了，这样，我一连写下了《乌鸦港上黄昏》和《都门抄》两个短篇小说集，而《还乡愿》这个中篇却是我从不忍舍弃的收集素材中拾回的渣滓。

《还乡愿》的故事，在表面上看来无疑是那个可咒诅时期的悲剧，但并不是小圈子的，它是有如艾青的所谓：“悲剧使人生充满了严肃。”

刘西渭曾经批评过萧乾的作品是潜伏着悲哀，而萧乾却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有着野马一般的奔放，这跟近年来，一些年轻的文友对我们的作品看法有着大同小异的观点，我是不十分苟同的，但我却同意艾青的话：“在这苦难被我们所熟习，幸福被我们所陌生的时代，好像只有把苦难能叫出来是最幸福的事；因为我们知道，哑巴是比我们更苦的。”

《还乡愿》只是对那苦难时代的控诉，在新生祖国的鲜明旗帜下，我们三大民族的成员，为了幸福的明天，就抛弃了那种种旧的怀恋，旧的幻想，我们已不再是海外的“孤儿”，我们是这新生祖国土地爱的孩子。

用我们的手把这《还乡愿》主角的旧恋、幻想永远埋葬了吧。

我们迎着幸福的明天！

一九五八年四月

一

尽管千千万万的人咒骂东洋鬼子，咱们的老东只有背拢着手，远远的离开了人堆，站在角落里，把那失了神的沉郁的眼珠子泛上泛下，自己虽然不敢得罪这千千万万的人，跟他们呕气，可是自己老那么盘算，三年八个月虽然挨木薯挨得苦，自己那年深了的哮喘也更深了，一气顶了起来，上气不接下气那样半死的瘫在板床上，嘶呀嘶的，像只垂死的癞狗，可一想到猪圈里那十把条肉猪，咪咪哞哞的，心眼儿就挺了开来，不是东洋人来了，咱老东还不是矿场里一个堆泥斗的估俚工么？

瞎，过番，过番！似乎长远的岁月和一连串的打击腐蚀了他老的记忆了，虽然说起来吃过了团年饭才是五十大关，可是那给失意打击了的腰巴，为了营养不良，早就弯了下来了，深陷的眼睛，十尺以外就那么一片模模糊糊，……自己老了么？自己老了么？他不时用手捋着下巴上那疏疏落落的胡子皱眯了眼，勉强淡淡漠漠的记起：

“阿猪的爸呀……”

十五年？十八年？还是二十年了，他老东那昏昏沉沉的脑袋就不十分记得起了，那只是一片萧萧索索的唐山秋天，渡头上那淤浊的水阴郁地呜咽着。天，灰暗地，没有一片云，也许遥远处簇涌了一丝丝阴霾。

秋天，在南中国还不十分冷，可是渡头旁边那几株白杨，已经飘飘摇摇地带上了沉郁的神态了。

老东用自己那发抖的手颤颤地摸着阿猪那还没有长毛的光秃的脑袋，前面那小火轮喷着的白蒙蒙的水气，黏着这初度离家别井的番客的眼眶，凝结成了一颗颗还没有掉下的泪水。

“阿猪，要听阿娘话。唉，年头不好，爸总得要过番去赚吃了。三五年大伯公庇佑……”

再下去，自己那喉咙咽哽住了，那噙在眼眶里的泪珠再也忍不住了，簌簌的堕下来，船尾的铜锣第一次敲响了，渡头上骚动了一下，这初次离家的新客借势的把自己的堂客和孩子推上岸去，顺势用手背擦揩了自己的面靥上的泪痕。

嘟嘟……嘟！小火轮的汽笛抽动了，灰暗的渡头漾起了一片白蒙蒙，渡头下那宁静的江水却被小火轮的发动机拨动得汹汹涌涌。

“爸爸，荔枝，荔枝！妈买给你在船上吃！”

其实船已慢慢的离开了这灰暗的渡头了，老东面前一片白蒙蒙，只朦朦胧胧的看到一大一小的人影把

一抓家乡的茶山黑叶（荔枝名称），向自己扔过来。

这灰暗的东江河，永远印在这离乡的番客心目中，是那么一片灰暗，这永看不见太阳，永嗅不到春天的气息。……

这番客有时在深更半夜喂了猪婆，一手靠猪圈的栏杆，抬头望了望这亚热带的青碧的夜空，那发晕的星和月，自己虽然喘着气，却永远憧憬着十多廿年前的东江渡头那一幕景色！

那东江还是从前那样灰暗么？阿猪那光秃秃的小头颅？嘿！他老自己也笑了，孩子已经长大得比自己还高大了，这十把二十年，一切还跟前时那样么？现在孩子们的世界啦！

真的，似乎又有什么梗阻着这老番客的心似的，蓦地一把扔下柴桶，把捞过猪食的手向猪圈的栏杆上擦了一下，挪着土油灯回到房间去，在蚊帐顶抓起了那把红毛丹，给灯光闪耀着发楞。嚅！这么楞了一会儿，他老没有剥开一粒吃过，有时还听到他老嘟哝嘟哝的。

“吃过唐山那又软又爽甜的荔枝，还用吃这儿又硬又酸的红毛丹么？呸！”

老东就是这么一个怪人，虽然自己不爱吃这个，可是那出红毛丹的季节，他老爱从市镇回来后，就买了一百颗、五十颗那么回来，左右隔邻平素都喊他“老乌东”的小孩子们，都围拢了起来。

“老东伯，老东伯，有买红毛丹么？”

这老番客虽然平常是那么一脸沉郁，可一看见了这些大大小小的孩子们，自己的心眼儿就挺了挺，那干瘪而长着刺猬似的胡髭的面颊，轻轻浮上了一丝丝笑意，一支手紧紧抓着红毛丹收在背后，一手摸着孩子们的脑袋：

“孩子，唐山的荔枝比这个好吃得多喽！”

他老说起来，就这么咂咂嘴，楞了这群小孩子们一眼：

“你们大来要回唐山么？嗨，那儿的荔枝跟这儿的红毛丹一样呀。”

到孩子们分到了红毛丹后，一古脑儿又散去了，又把空虚留回给这孤独的老番客，扔在沉思中：

“阿猪阿猪，那时还不是跟这些家伙那么跳跳蹦蹦么？”

二

大东亚战争把大大小小新新旧旧的都打破了。咱们老东第一次挺直了胸膛儿在这山城里出现了，他觉得自己还是个人，虽然东洋鬼子曾把枪杆撞过他的背花，那厚笨的军靴也踢过他的屁股，……在这个一生永远是用耻辱、苦难编成的生活中似乎没有什么感觉，到是矿场的大头家撤退了，他自己心中似乎缺少了些

什么。

那些用“合同”那卖身契绑了千千万万的伧俚，却又一方面用赌博、鸦片和婊子来诱惑自己，一方面又用借粮的放印子钱，九出十三归的方法，把一批一批的番客用一块块四方板装好葬到福广义山的乱葬岗去。

一个番客的史迹！……

这次那些吃人血的包工头，有些跟着大头家撤退到星洲，到红毛祖家去，有些却又给手下向日本宪兵告发，抓到宪兵部去灌水受刑……砍了头。

风水十年一变，咱们，自然连老东也有日出头了，可是躲惯了暗房子的人，一见到了太阳倒令得你晕眩欲坠。老东在自己的包工头给日本鬼子抓去砍了头后，公司里虽然还有几日粮，可是矿场里停歇了，树倒猢猻散，虽然山城的臭卡（坏脚色）在混水捞鱼，打破了乌登（矿场设立的合作社）的门，把值钱的、穿得的、吃得的都抢走了。只有老东，是那么一个永远给人压踩着的幽灵，在闪着五光十色的阳光下晕晕眩眩，不停地摇了摇头：

“头家回来要坐家股（监牢）啦！”

大家都笑了，连那个同自己一间公司的下四府人罗友，这有名的老实头子也最后拖了两张破藤椅回来：

“他们都说，趁日本鬼子还没有上来，都捞他妈的

一手，连商会的坐办，那个戴金丝眼镜的先生呀，认识么？他们都说，现在是咱们唐山人的世界了，咱们都是大东亚共荣圈子里的人，大日本是大哥，咱们是二哥……”

再说下去，老东也是脑袋更昏沉的，想到旧的头家走了，新的头家又来了，那只是从这个头家转到别个头家吧了，可是看到连孩子也多多少少都拿了东西回来，他那心坎就跳动了跳动。

真的，他们就说得对，风水三十年一变……

到这个老实的，老实的老番客踏着灰黄的残阳跑了一段山路回到公司里来，口里喘着气，手里挪着一包有着红毛字的东西。乌登里什么都给抢光了，还有一些这么棉花似的东西，这老实人就捡了几包回来，自己几十年了，都没有见过这个东西，是红毛用的么？

“老罗，老罗这是什么，你看看，你比我见识多！”

自从这矿场的大头家下令要撤退，连发电机也破坏了。老罗只有趁着未褪尽的暗黄色夕阳，去修理那捡回来的藤椅。他老埋下头去，一手一手的把走了藤的椅脚用麻包绳绑好。

“这个，这个，”

其实这下四府客也不会比老东高明得许多，用鼻子嗅了一嗅，一点药水味儿，又仍旧摇了摇头递给老

东，刚好遥远处一个年青伙子拐过来，老罗是认得的，那是替大头家煮吃的海南人老符。

“唉！阿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他一定懂得！”

那年青伙子，虽然是这么兵荒马乱时候，还不时用手拨着自己那梳得光溜溜的发边：“什么喽，老罗，发了洋财么？”

老罗把那浅蓝色纸盒包着的东西递给他看，老罗还笑着：“

咱们都是瞎子，捡到了也不知去用！真是拾着了黄金当废铜。”

姓符的才接到了手，“高蒂斯”几个英文字映入了眼帘，就吓嗤的笑了起来，吐了口唾沫：

“喲！是他们红毛女人用的月经带啦！”

把这东西仍旧递回给老罗：“呸！大吉大利！”老罗这家伙一脸尴尬的把它扔出门外斜坡去，不停地吐着唾沫。这倒教老东发愣了。

三

这么一个灰暗的亚热带黄昏，那个伙计罗友把芭场里的树薯苗插完，回头来在山坑里洗了个澡，又得卷了口红烟，吊在嘴犄儿上唱着山歌回来了。

带着灰涩色调的斜阳还照着老东那弯弓了的焦瘁背脊上，他老正一壁喘着气，一壁盯着猪栏，不停地

把黏在额角上的汗珠括着扔到斜斜的红土岗上，这倒逗起了罗友那老番客的一腔怪笑。

“老弟，不是我这老哥笑你，我究竟比你吃多几年榴槌。喂，州府地头是‘周’年到头都是‘苦’喽！”

什么时候，那吊在嘴犄儿上的红烟蒂子烧到嘴唇上了，一戳，他老赶忙吐一声连唾沫吐在红土岗上：

“不是这次大乱，咱们还想翻身么，老弟！”

虽然，老罗友这几十岁的光杆子，说起话来嘻嘻哈哈，老是大讲大笑，可是一提起自己的过番，就得他那閃閃爍爍的眼珠瞪着滴下泪珠，给灰堊的残阳照下一片晶莹。他老又赶紧卷了第二口红烟，把红烟盒子递给对方，一个个悠悠长长的白烟圈在这新辟的树薯芭的上空散去了。

远远岗峦上，几只归鸦呱呱啦啦的冲破了山城的薄暮，向着还没有砍下的树林飞去。

这下四府番客，平素吱吱呱呱，有说有笑，不留神说到了旧事，他老的焦瘁的脸色就呆了起来，想东想西的把话头掉过去：

“夜了，老东，你的身体就冲不得夜凉！”

岗峦上，月亮虽然比都市出现得早，罩着一缕轻纱似的薄雾，蚊子和虫鸣就吵得你难入睡地过着这闷热的旱季。

唔，唔！虽然这两个光棍儿早就吃完了夜饭，洗了脚连灯也不上都躲到那破了又补、补了又破的唐山蓝

夏麻布的蚊帐子里去了。

那下四府佬擦擦拍拍的摇着葵扇，老东的屁股老是在芦苇铺成的床上翻来覆去，干咳了几声，又噓噓呜呜的喉咙喘起气来，却又吊着沙哑的嗓子问着隔床摇摆着扇子的罗友：

“你碰到鬼子么？隔邻芎蕉芭的小牛今儿到山城去就碰到了几个臭猪头啦，咕噜，咕噜的沿街找花姑娘，……唉！”

老东就那么的把声线压沉沉，一连串的叹气，把那老是扇着葵扇的下四府佬逗得嗤的笑起来，哩拉一声，那粗壮屁股在床板上一翻，两条还沾着泥迹，没有洗得干净的毛腿伸出破蚊帐子，在泥地上一蹬，趁着月亮的照射，在破桌上抓起了那盒红烟，把大门哎的开了，夜风轻轻的卷了一阵，他老就一屁股坐在门槛上，又嘻嘻哈哈：

“老东，咱们还怕鬼子么？两条光杆儿，又没有番婆，又没有黄花细女……不是鬼子来了，我们连下一世跟周仓，那喝血的鬼二手包工，推泥斗还推不完罗！鬼子来了一了百了，哼！”

罗友就有这点子脾性不好，一提起那猪仔头周仓，他老就心头火滚，一动气就两口拼成了一口那样抽着红烟：

“老东，你这个人就永远的像个瞎子，一旦睁开了眼，你连路也不会跑了，你这可怜的家伙，你甘愿世

世生生替他们当牛当马，一到有个机会翻身了，你倒怕头怕尾……”

这下四府佬平素那么一团和气的，一发了性却像匹野马。咱们的老东却慢条斯理，轻轻的抬高半个屁股，把腰巴半靠着板壁，苦笑一下：

“老罗，我就有点不同你，唐山，我还有堂客，还有孩子……”

这可怜的沙嘎的家伙还没有诉完苦，却给那下四府佬蛮牛似的破锣嗓子喝住了，嘿嘿起来：

“嘿，你还在做梦，你会一天在那死鬼的脚下翻身？”

四

月亮，在这新斩芭的岗峦上，总幂着些迷雾似的，露水永远蹲在新抽出嫩叶的树薯苗上抖颤。

罗友，不停的喷出一圈一圈的红烟变成的烟缕，混合着这红土岗上的山岚，连那老躲在帐子里避山蚊的老东也溜到门槛上坐，他老虽然跟老罗同一间公司四五个年头，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下四府佬说起了过去，也第一次听到这老实的的番客不红不白咒诅着那二手小包工头周仓，那个生阎罗。

夜，是越发深沉了，可是弓月、星星，甚至岗峦上那点点流萤却永远迷迷糊糊的浸在烟雾中。

“不是么？”

老东，挨了一天辛苦，脑袋中就昏昏沉沉了，可从来没有见罗友这老实人这么激动过，他妈的，一吆喝，把老东那渴睡的头一吓，碰的撞到门枋上去。唔，他老赶紧的哼了一声鼻音，算是答应那激动的家伙。

罗友，他没有在意自己的同伴有没有听他，这家伙第一次尽情发泄一下心坎里的苦闷，冷冷的瞟了发晕的山芭月亮一眼：

“老东，你比我还好，咱第一次做新客，由广合源馆（贩卖奴役的馆口）卖到柔佛去开芭，这样一条绳子脱了，又套了另一条更粗的。嗨！三几十年前，咱罗友正是那么十八、廿二的青头仔，甘榜里到处飘着榴梿花香，到处有着扭扭捏捏的番婆，……

“就算在那喝血的鬼家伙猪仔头手上，第一次的合同是三年，推满了三年的泥斗，可是咱们跳得过那鬼的门槛么？嘻！”

罗友狠狠的把红烟蒂扔在地上用脚蹭去蹂躏它，似乎践蹂周仓那家伙一样泄了自己的一口气。

“老东，咱比你大几岁，见识比你多，周仓那儿的几副面孔，你还没有认识得透彻。嘿，他要利用起来，甜言蜜语，利用完了，一脚把你踢开去。这家伙在这矿山托红毛的卵巴，弄个夹巴拉（小工头）干不上十年，就买上半港几十依吉（英亩）的梔园，咱们吃估俚的么，哼！你到合同满了，向这喝血鬼一提，嘿，不是

嘛，拉长了那副死人脸，冷笑了冷笑，连声也不出，屁也不放个，吊着高嗓，那走狗财副：‘阿贵，阿贵，把粮部拿出来！’

“干他妈的祖宗十八代，这没良心的在你的名下，东一柱借粮，西一柱借粮，算起来，你连下一世替他做马都抵不过这条阎王数！”

老罗这家伙越说越火起，到灶头一把抓了那冷茶罐照头照嘴灌下去，在喉咙里咕噜咕噜一声，又把嘴腔儿咂了咂，回到门槛边，朝冷冰冰的天空望了望，这亚热带的新月不晓得什么时候爬上了那株高耸的椰树的梢头了。虽然这新斩芭的岗峦永远幕着烟岚，椰树梢头的新月多少现出了袅娜的姿态了。罗友这老番客，似乎给刚才灌下去那一肚子冷茶压下了一腔怒火，高亢的声线，却显得低沉和暗哑，把那长得一头乱草似的乱发摇曳一下：

“老东，时势都变啦，你们来得迟，从前这矿山一入夜，你就得盖上棉被喽，尽管日晨头买了猪肉吊到了下午就走了味，这山城日时像个火钵，晚上却像下了冰雪……”

唔，罗友，在什么时候又擦了一下洋火，点着了第几根红烟了：

“都是时世变了，天气也变了，嘿嘿，老东，不是这次大变动，咱们还不是仍旧被那门周仓蹂躏在脚板下么？”老罗这家伙一提起周仓就眼火爆。老东却借